

《六祖壇經》第十四講。

經文第二十四頁第九行，「師曰，如是釋子」，從這個地方開始。這是說到志道禪師所提出來的問題，他提的這個問題實在是屬於外道的思想。所以祖師第一句話就告訴他，你是佛弟子，這個「釋子」就是佛弟子，你怎麼去學外道？「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」，以邪知見去議論如來大涅槃法，這是犯了很大的錯誤。下面祖師為他開導：

【據汝所說。即色身外別有法身。離生滅求於寂滅。又推涅槃常樂。言有身受用。斯乃執吝生死。耽著世樂。】

這是一般人的通病，也是佛法最不容易悟入的一個難關的所在。我們必須要曉得，佛祖說法，實在是無法可說。正如同世尊在《金剛經》裡面所講的，他說法四十九年，到最後完全否定了，誰要是說佛說法，這叫謗佛，不知道佛所說的真實義，這一點我們要明瞭。所以諸佛世尊的說法，實在是一種不得已的權巧方便；換句話說，法本來無說，這個意思前面我們已經討論得很多了。可是眾生的習氣總是離不開二邊，就是邊見。這個地方，知道他所犯的過失也就在此地。所以祖師說他，你為什麼修習外道，拿外道的見解來議論最上乘法？這個就是像一般世間人的知見，把色身（就是我們現前的肉身）與佛所講的清淨法身以為是兩個身；換句話說，色身之外另外還有一個法身。生滅與寂滅也把它看作兩樁事，寂滅之外還有個生滅，這是過失。

經裡面講的『涅槃常樂』就是「涅槃」的四淨德，「常樂我淨」。實際上涅槃具這四種淨德，法身、解脫個個都具這四淨德。我

們也以為是意識心在那個地方受用，以為是意識心的受用，這是錯誤的。這個就是祖師說的，依然沒有法子離開我法二執。所以說『執吝生死』，「執」就是執著、「吝」就是愛惜，不肯放下，不肯放下生死。此地這個生死是講的兩種生死，一種是三界之內的分段生死，另外一種就是三界之外的變易生死，這兩種生死你捨不得放下。換句話說，你還是耽著世間五欲六塵的享受。你只要有這樣的心就無法入道。道就是真如、就是本性、就是本覺，這是常住真心，一切眾生是個個現成，人人具足。一切眾生之所以不能證得，就是「執吝生死，耽著世樂」，這是我們的大病，我們應當要曉得。

【汝今當知。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。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。好生惡死。念念遷流。不知夢幻虛假。枉受輪迴。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。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。乃示涅槃真樂。剎那無有生相。剎那無有滅相。更無生滅可滅。是則寂滅現前。】

這幾句是六祖大師將世尊說法的本意給我們說破了，這也就是說，佛無法可說。無說之說是依什麼？是因為一切眾生迷失了真常，迷失了自性。他怎麼迷的？他把五陰和合的這個身以為是自己，而又錯認以為五陰是真有，是實在有之物。這就是在境界裡面無端生起我法兩種執著，執著五陰和合身相為自己，這是我執；執著五陰法是實有，這是法執。只要一有這些執著，必然在境界裡面起分別、妄想，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，這是法執。我法二執生起來了，根本煩惱就隨之而起。

『好生惡死』，我們俗話講貪生怕死。『念念遷流』，這是講的妄念沒有中斷的時候，不曉得一切有為法實在都如夢幻泡影，《金剛經》裡面告訴我們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所以祖師說『不知夢幻虛假』，在這個裡面起心動念，造業受報，『枉受輪迴』。這是講眾生迷惑顛倒的相。他迷，諸位要曉得，他是依本覺而起迷

的，所以說『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』。換句話說，「常樂涅槃」是真實的，因為你迷了，把常樂涅槃亦變為生死輪迴，在虛妄的境界裡面『終日馳求』，這是可憐憫者。所以，佛乃指示我們『涅槃真樂』，也就是指示我們的真性本有。

下面講『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』。這個「剎那」是印度話，意思是講一個很短的時間，極短的時間，這是梵語。在《大藏法數》裡面說，這是很重要的話，希望大家要記住，「一念中有九十剎那，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」，到底一念是多長？這個念頭的起滅，實在講是太短暫了。或者有說，這也是經裡面說的，「壯士一彈指間」，這個壯士是身體非常強壯的人，他這個一彈指，諸位想想，一彈指的時間太短了，而這個一彈指就有「六十剎那」。諸位要記住，一剎那裡面有九百生滅。如果以我們普通人來講，像我們一個身體健康的人，大概在一秒鐘至少可以彈四次指。要以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諸位想想，這一秒鐘當中，我們一秒鐘彈指四次，四乘六十乘九百，二十多萬！這就說明十法界依正莊嚴的這些相不是真實的，是虛妄的。

但是經典裡面這個說法還是方便說，雖然講生滅是極其短暫，依然是方便。真實說，這個生與滅是同時的。因為它同時，所以就無生無滅，這就沒有生滅可說。而我們現在所現的這個相，佛為我們方便說之為相續相。如果我們要能夠真正體會到一點佛說法的意思，有沒有個相續相？如果在真如本性裡面還有個相續相可得，諸位想想，這是究竟說嗎？這個境界能算是圓滿真實嗎？可見得佛說法不得已而說。所以種種說法無非方便。如果要講真實，那就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相續還是妄，真實法裡頭覓相續也了不可得。要入這個境界，這就是無生法忍、寂滅忍。

所以六祖在此地說「剎那無有生相」，這生就是生起，「剎那

無有滅相」，無生當然就無滅，有生則有滅。所以剛才我說了，如果是個相續相的話，那有生就有滅。那現在問題來了，經裡面佛常講，剎那生滅的相續，難道是妄語？給諸位說，不是妄語。佛雖然以種種方便說，可是他的種種方便不離真實，這實在是妙絕了。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方便法一定是離開了真實，其實不然，它是依真實所起的方便。所以方便原本就是真實，只看我們自己如何去體會。我們講體會，也就是禪宗所謂的言下大悟。不善學的人，聞佛說法，從佛的音聲、文字裡面起分別執著，那就錯了，那就不能得佛所說的真實義。

到『更無生滅可滅』，這個時候就『寂滅現前』。這些是如來親證的境界，無生無滅，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無生法忍。到無生滅可滅，這個就是寂滅忍，這是諸法的真實相完全顯露了。這一些皆是如來果地親證的境界。在圓教，自從初住一直到如來果位，位位增進，初住、二住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位位增進，就是增進無生法忍與寂滅忍，這是佛與大菩薩的境界。

### 【當現前時。】

就是寂滅現前的時候，我們一般講寂滅現前是圓教十地以上。在《仁王經》裡面講的，十地菩薩是下品的寂滅忍，等覺是中品，如來果地則是上品。實在說，寂滅的境界就是淨土法門裡面所講的常寂光淨土，在什麼地方？就在現前。由於我們自己的心不清淨，所以雖在眼前，我們不能夠證得，這就是所謂的不覺，這就是所謂的迷惑，我們不能證得這個境界。雖不能證得，我們寂滅的境界並沒有失去。所以佛在大經裡面才說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就是這個意思，所謂是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，這是我們要肯定的。所以說當寂滅現前的時候：

### 【亦無現前之量。乃謂常樂。】

這個叫常樂我淨。

【此樂無有受者。亦無不受者。】

如果要有受，我們要問誰受？有能受所受，那是眾生法，不是佛法。無有受者，也無有不受者，受與不受都離開，這個叫正受。這種境界也不容易理解。為什麼不容易理解？那就是我們我執未破。要是破了我執，就很容易懂了，這個境界就能夠體會得幾分了。

【豈有一體五用之名。】

這個『五用』就是指的五蘊。

【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。】

這個就是前面志道所謂的，「有情之類不斷不滅。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」。這種知見都不是正知正見，全是以凡夫的心測量聖者的境界，這是全錯了。所以祖師在這裡說：

【斯乃謗佛毀法。】

這個罪過就很大了。

【聽吾偈曰。無上大涅槃。圓明常寂照。凡愚謂之死。外道執為斷。】

向下祖師一共有八首偈，來給我們說明這個大問題，這個裡面我們每句都要注意到。前面這兩句，實在也就是禪家所講的本來面目，是我們自己的本人，與我們這個關係非常的密切，在這裡我給大家細細的說說。

『無上大涅槃』，在《入道要門論》裡面說，「如何得大涅槃？」這是假設有一個人提出這麼一個問題，祖師就答覆了，「不造生死業」；換句話說，不造生死業就得無上大涅槃了。「對曰，如何是生死業？」這個總得要曉得。祖師就說了，「求大涅槃是生死業，捨垢取淨是生死業，有得有證是生死業，不脫對治法門是生死

業」。只舉這幾個例子，諸位細細的去想想，你懂不懂什麼叫生死業，你能不能夠把生死業離開？那麼「大涅槃」就現前了。底下一句是講涅槃的五種德相，『圓明常寂照』，「圓」是一物不欠，一切萬法無有一法而不具足，這個叫圓。「明」是講妙淨明心，也就是我們所謂說無量的智慧，盡虛空遍法界無有一法不明瞭，無有一法不通達。「常」是無始無終、無起無滅，「寂」是無有散亂，「照」是靈靈不昧。這一句裡面是說明大涅槃的五種德相。在這個簡單的解釋裡面，諸位一定要細心的去體會，那就是說明，要緊的是不造生死業！

我們想想我們自己現在，我們的生死業從來就沒有終止過，所以我們沒有法子證得大涅槃。雖然大涅槃「圓明常寂照」，這五種德相都在現前，我們只在經論上看到佛與大菩薩示現這樣的德相。我們讀了、我們看到了，生起無限的嚮往羨慕之心，不曉得自己如何能夠取得。在此地祖師大慈大悲給我們開導。諸位要曉得，這個生死業就是妄念。我們把妄念都除了，像淨土法門裡面所修所學的乃是一心不亂，一心就不造生死業了，二心就造生死業。一心功夫還有淺深，功夫淺的叫事一心不亂，那是三界之內分段的生死業他不造了。可是三界之外還有一種叫變易生死業，他還在造。為什麼？像《楞嚴》裡所說的，這二乘的境界，「內守悠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。諸位想想，他有內守，守就是造；他還有分別，分別是造。這種造作的相極其微細，我們沒有辦法想到的，這是微細的執著。這是講二乘的境界。

因此佛在一切經裡面教我們要求菩提涅槃，祖師告訴我們，求大涅槃是生死業。佛教給我們，特別是在淨土裡面，教我們要厭離娑婆世界，要信樂極樂世界，就是嚮往極樂世界；祖師告訴我們，捨垢取淨是生死業。佛教給我們要有修有證，信解行證；祖師告訴

我們，有得有證是生死業。祖師的話跟佛的話是不是互相矛盾？是不是有牴觸？沒有，決定沒有，我們一定要清楚。佛所說的完全是對治法門，我們無始劫有這些煩惱習氣，佛教給我們對治法門。祖師這幾句話，這是說我們功夫將要成熟了，如果我們不將如來教給我們的，就是一向自己所修所學的這些對治法門，不能夠捨棄的話，你這個生死業是沒有法子斷掉的。所以說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。

這個我們從比喻上來說。譬如說我們人生病了，我們把病人比作凡夫的煩惱業障，佛好比是一個大夫，所有的對治法門，種種人天法、二乘法、菩薩法，乃至於一乘佛法，全是對治法，對治我們煩惱習氣的。我們煩惱習氣斷掉了，這些對治法也不能要了。如果你還要執著這些對治法，不能夠捨棄，這些對治法又變成了障礙，又變成了生死業，我們涅槃的德性就不能夠顯現得出來。

所以，這一個法門是所謂向上一著，也就是最高的法門，真正做到了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。所以無上大涅槃的境界才能夠現前、才能夠證得。這兩句話我們要以清淨的信心來領受、來體會，確認我們自己的本性是圓滿的、是光明的、是永恆的、是寂淨的、是無所不照的。而後我們所有的修學都是趨向這個目標，我們的願望是要證得這一個境界，這就是如來果地上所謂的一真法界，真實的法界。這是佛與大菩薩他曉得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可是『凡愚』，凡夫愚痴，他對於這個境界迷失了。迷失了，換句話說，這五種淨德都變質了。圓的意思不現了，圓是圓滿，像六祖開悟的時候所說的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。我們現在感覺得我們自己所缺少的太多了，我們的智慧不圓滿、我們的福報不究竟、我們的願望不能滿足、我們的苦難不能夠免除、我們的希求不能獲得，哪有圓？殊不知這是迷失了自己的涅槃圓德，當然也迷失了妙淨明心，迷失了無始無終的真常之德，變成了生死；迷失了寂

靜的德，變成了一個紊亂，變成了妄念紛飛；迷失了靈靈不昧的覺照，變成了邪知邪見。這就是六祖在此地說的，『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』，這個「執」是執著，「斷」是斷滅。這兩句講凡夫與外道迷失的狀況。

【諸求二乘人。目以為無作。盡屬情所計。六十二見本。】

這一首偈是講小乘人也迷。這個小乘是指的阿羅漢與辟支佛，他也迷。阿羅漢與辟支佛以為是『無作』，「無作」這意思是說不應該做功德、求涅槃，這個也是屬於情見。情見就是情識分別的知見。『盡屬情所計』，「計」就是分別、計度、計較、度量。這是六十二種邪見的根本。講到六十二種邪見，離不開五蘊色受想行識，是迷於五陰裡面產生了六十二種錯誤的見解。

【妄立虛假名。何為真實義。】

這兩句就說出邪知邪見的種種論議、六十二見，立種種的這些名目，殊不知全是虛假的，沒有一樣是真實的。連二乘人都如此，何況於凡夫外道？那更不必說了。

【惟有過量人。通達無取捨。】

這個『過量人』是我們一般講的非常之人，這是指佛與大菩薩。這樣的人他是真正通達涅槃的真實義，所以他能夠在一切法裡面沒有取捨。換句話說，對於生死涅槃沒有取、沒有捨。不取涅槃、不捨涅槃，曉得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。為什麼？底下給我們說明：

【以知五蘊法。及以蘊中我。外現眾色象。一一音聲相。平等如夢幻。不起凡聖見。不作涅槃解。二邊三際斷。】

這是聖者的見解。『五蘊』也叫做五陰，這是我們在經論裡面看到有兩種翻法。翻作「五蘊」，蘊有蘊集的意思；翻成五陰，陰有蓋覆的意思，就是煩惱的意思在。這裡面有五項，色、受、想、



行、識。色裡面包括了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這個四大。四大，我們叫它做色法，現在學術界的名詞叫物質，物質就是佛法裡面講的色法。受想行識這四類是屬於心法，在今天我們稱之為精神。這個『我』，我們當中的這個小圈圈裡面的「我」，這就是說的我執；大圈圈裡面的，就是色法與心法，這就是法執。由此可知，迷了的時候這就成為兩種執著，悟了的時候執著就破了。清涼大師說的，「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」，一念不生的時候，就沒有過去未來，「照體獨立，物我一如」。一念不生也就是念佛人所講的一心不亂。到這個境界的時候，能夠看出宇宙人生的真實相，「此吾人修學所證之一真法界是也」。這必須要曉得，凡是五蘊所生的法都不是真實的。

在這裡附帶把四大給諸位做一個簡略的說明。有許多人對於這個四大發生了錯誤的見解，甚至於有一些人誤會為酒色財氣，那這是錯得太離譜了。四大是講的物質，也就是今天科學所發現的物質的狀態。譬如今天大家曉得科學裡面所謂的原子、電子，所謂的基本粒子，這是在我們現在科學儀器裡面所發現的。將來科學再進步，可能將這些物質再把它分開來，分成更小的物質。但是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分得再小再小，在佛法的名詞叫鄰虛塵、叫極微之微，但是它還具足了這四種現象。

第一個現象就是它還是有體積，再小再小，它是個物質，它有體積，我們就叫它做地大，就是它有這個性質，它有個體積；第二，它有溫度，這個溫度就是火大；第三，它有濕度，濕度就是水大；第四個現象就是它是動的，它不是靜態的，動就是風大。諸位想想，不動不叫風，動就叫風。可見得物質它有這四種特性，這是稱之為四大。一切萬法可以說都是這些基本物質排列的方程式不相同，也就是不一樣的組合，而現出世出世間森羅萬象。它的本質是相

同的，本質就是色法，是相同的。但是色法與心法都是真如變現之物，這個在唯識裡面講得非常清楚，見分與相分都是從自證分裡面變現出來的。所以色法與心法是同一個本源，因此色法與心法就可以互相轉變，這才有所謂的精神化為土石，才有這個說法，才有這麼個事情發生。

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切事物的真實相。這是『以知五蘊法』，著重在「知」，知就是覺悟。『及以蘊中我』，「我」是主宰的意思，五蘊裡面的我。『外現眾色象，一一音聲相，平等如夢幻』，一一色、一一聲，世出世間沒有一法不是夢幻泡影。不但六凡如是，四聖法界也不例外。所以你見到了這個事實真相，你就不會再起凡聖的見解了。如果你有凡聖的見解，凡聖是二邊，二邊則是邪見。所以你要超凡入聖的這個念頭，有超凡入聖的希求，就是作生死業，這是邪見；如果你沒有超凡入聖的意念，那你是愚痴、你是無明。說到這個地方又難了，這是我們在講席裡頭常常提醒大家，勉勵同學們，我們的願要有，我們這個心不能有。為什麼？有求的心都是妄心。願是正確的，領導我們修行，願以導行，但是決定不能夠在境界裡起心動念。『不起凡聖見』，這是在人事上，生佛平等。『不作涅槃解』，這是在法門上說，一切諸法平等。這樣的修學才能夠真正達到『二邊三際斷』，「二邊」這就是相對的，超越了相對；「三際」是時間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超越了時間。這就是清涼所謂的「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」。這是我們真正用功著眼的所在。

【常應諸根用。而不起用想。】

我們六根是有用的，我們眼能見、耳能聽，這一種作用就是前面所講的圓明常寂照，這個叫正用，叫覺用。如果我們失去了圓明常寂照，那我們這個用就不正，那是一種錯誤的起用。錯在哪裡？

錯在我們有起用的想，所以圓明常寂照這五種殊勝的功德在起用的時候不能夠顯現出來。所以祖師教給我們，你在應用六根的時候不起用想。

【分別一切法。不起分別想。】

這些話都很不好懂。『分別一切法』，是為他分別的，這就是大經裡面常常講，「諸佛如來，善分別法相」，著重在一個善字。什麼叫善？善是分別即是不分別，分別與不分別是一不是二。對自己來說，決定沒有分別，自己這個心是清淨的，本來無一物。別人來問，隨他的問起分別。這個分別是從無分別裡面生起的分別，所以分別即是無分別。因為你自己的確沒有起心、沒有動念、沒有執著，而為一切眾生分別種種法相。

像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為我們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這就是『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』。因為他「不起分別想」，所以我們才說佛住在大定當中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佛示現的四十九年，常住在大定之中，他這個心裡面從來沒有起一個念頭，從來沒有一個分別想。這個是我們在前面也曾經說過，就是自己一定要住在真如本性當中。為了幫助這些還沒有破迷開悟的眾生，我們從清淨心裡面，就是真如本性裡面，再變現出八識五十一心所為他受用。八識五十一心所可不是自受用，如果是自受用，那你就是凡夫了。自受用的是真如本性，是圓明常寂照，他受用的是八識五十一心所，那就對了，這就正確的，有體有用。下面大師再以比喻來給我們說明：

【劫火燒海底。風鼓山相擊。真常寂滅樂。涅槃相如是。】

前面兩句是動之極的相。『劫火』是說大三災裡面的火災，佛在經裡面給我們講，大三災的時候，空中所起的大火，從地獄一直燒到初禪天，把這個世界破壞了。『風鼓』是大三災裡面的風災。

水災不必說了，這當中省略掉了。這個大三災就是火災、水災、風災。水災淹沒到二禪天，風災吹壞了三禪天，三禪天以下的，免不了大三災的劫難。這是講動到了極處之相。可是『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』，這是說什麼？就是動中有不動。動的是妄相，其真性何嘗有動？正如同（我們把這個境界講得粗淺一點）我們的根身有生滅、有衰老，可是我們的六根根性卻是不生不滅，沒有衰老。沒有衰老的，這是真常的。這個『山』是講的須彌山。「劫火」，這是外面的境界相。相它在動，性何嘗有動？像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「獨妙真常」，「真常寂滅樂」。

「樂」，像《起信論》裡面所講的有兩種，我們講《大乘起信論》也正好講到這個地方。第一種叫無上菩提覺法樂，這是真樂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宇宙萬有，佛門的術語講十法界依正莊嚴，你是覺而不迷，你是一切通達、一切明瞭，這個你就樂了，不迷，不迷就是樂、通達就是樂。第二種樂，無上涅槃寂靜樂。這是說什麼？這是說你這個心清淨不動，這是樂。一個是就般若智慧上來說的，一個是說一心不亂，清淨心上說的，有這兩種樂。所以『涅槃相如是』，換句話說，無所不知，卻又如如不動，這就是涅槃之樂、涅槃之相。末後一首偈說：

【吾今強言說。】

『強』是勉強。佛說法是不得已勉強而說，祖師給我們開示又何嘗例外，也是不得已勉強而說。

【令汝捨邪見。】

為什麼勉強說？其目的是叫你捨離邪知邪見。

【汝勿隨言解。許汝知少分。】

你千萬不可以隨著我的言語生解，那就錯了。隨著言語生解，這是你聽法的時候；如果你在讀經的時候，那就是望文生義。你看

這個經文時望文生義，跟聽說法而隨語起解是一樁事情，這就錯了，這個是不可以的。你要怎麼個聽法？這是前面也曾經給諸位說過，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。佛是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，所以我們聽也要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，這樣才能夠相應。這個裡面真常寂滅樂，我們也給諸位做一個簡單的解釋。這是如來所得之法真實常住，所以叫做真常。這個樂有兩種，剛才說過，一種是無上菩提覺法樂，另外一種是無上涅槃寂靜樂。這是把名詞在此地給諸位寫出來，諸位要是讀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就曉得這兩句的境界是很殊勝的。

【志道聞偈大悟。】

果然不負祖師的苦口婆心，真的不隨言語生解，這就悟入了。

【踴躍作禮而退。】

表現得非常歡喜，法喜充滿。這是把他多少年來的疑根拔除掉了，當然是非常之歡喜。

下面我們再看第七位，行思禪師。這一位禪師在中國禪宗也是很負盛名的，他的境界相當之高，的確也很不容易體會。

【行思禪師。姓劉氏。】

他俗家姓劉。

【吉州安城人也。】

這個地方在現在的江西吉安。吉安是一個很大的都市，在江西北面是南昌，是講現在的江西省會，在南方就是吉安，算是江西省的第二大都會。

【聞曹溪法席盛化。徑來參禮。遂問曰。】

聽說六祖在曹溪，講經說法的座席稱之為法席，也就是講堂，非常之殊勝，在那裡教化眾生，所以他就來參禮。他來的時候就提出一個問題請教六祖大師。

【當何所務。即不落階級。】

這兩句話要拿現在這個言語來說，就是我們應當要怎樣做法，才不落在階級當中？這個問題問得就很高。什麼叫階級？諸位要曉得，小乘的修學所謂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四果四向，有八個階級。大乘菩薩的修學一般講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有五十一個階級，這個不落階級就是直截了當成佛。換句話說，所問的乃是頓超的修行法，不落階級，頓超的修行法。所以這個問題問得的確是相當之高。祖師沒有答覆他，反過來問他，這個問他就是給他的答覆。

【師曰。汝曾作甚麼來。】

他不是問了，當作何務嗎？我們應當怎麼做才不落階級？祖師就倒過頭來問他，你做了些什麼？行思禪師說：

【曰。聖諦亦不為。】

不要說凡間一切事他沒放在心裡頭，他心裡頭沒有，連這『聖諦』，「聖諦」就是菩提涅槃，他心裡頭也沒有。換句話，他的心跟六祖的心一樣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凡聖的見解統統都斷盡了，「聖諦亦不為」。而六祖一聽說這個話，很高興，再問他：

【師曰。落何階級。】

你落的什麼階級？心清淨到了極處，一心不亂了，萬法皆空了，你落什麼階級？禪師說：

【曰。聖諦尚不為。何階級之有。】

心清淨之極，一心不亂，本來無一物，哪有什麼階級？這幾句問對就是勘驗境界。六祖大師非常歡喜。

【師深器之】

深深的器重他，馬上就派他：

【令思首眾。】

派他做班首，就是大眾裡面的，像現在的班長一樣，就派他來

領眾。

【一日。】

這是有這麼一天。

【師謂曰。汝當分化一方。無令斷絕。】

這個是行思大師得道之後，奉老師之命去教化一方。

【思既得法。遂回吉州青原山。】

這個地方也就是他的家鄉，他與這個地方有很深的法緣，所以祖師叫他回去，你應該在那個地方去教化眾生。

【弘法紹化。】

就是弘揚佛法，『紹』是紹隆教化的功德。

【諡號弘濟禪師。】

他的繼承人就是石頭和尚，在我們中國禪宗，也是非常負有盛名的，所謂「石頭路滑」就是指他，石頭和尚的老師就是行思禪師。他於開元二十八年，就是公元七百四十年，今年是一九八二年，在公元七百四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圓寂的。他圓寂這一天升堂告眾，跏趺而逝。可見得他並沒有害病，這也是一個自知時至，生死自在的。這是在說法座上而圓寂的一位禪師。這個諡號是唐朝僖宗贈送給他的。第八位，這是：

【懷讓禪師。】

這在禪宗史裡面也是有很大名氣的。他是：

【金州杜氏子也。】

他的俗姓姓杜。金州是在現在的陝西，也就是陝西的安康縣，安康縣就是當時的金州之所在處。

【初謁嵩山安國師。安發之曹溪參扣。】

這是敘述他參學的過程，曾經到中嶽嵩山去參訪慧安國師，而慧安國師就打發他到曹溪去見六祖。當然安國師也對他相當的器重

，推薦介紹他到曹溪來參叩。

【讓至。禮拜。師曰。甚處來。曰嵩山。】

你從哪裡來？他說我從嵩山來。這些言語全是禪宗的機鋒話，拿現在講就是口試，就是考試，勘驗學人的境界。

【師曰。甚麼物恁麼來。】

六祖接著說『甚麼物』，什麼東西，這個意思就是，到底是個什麼？你怎麼來的？我們聽了這個話真是沒頭沒腦，可是開悟的人他的見解就不相同。所以懷讓禪師答覆說：

【曰。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】

這一句話就是佛門裡常說的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沒法子說的。六祖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還可修證否。】

還可不可以修行證果？讓禪師說：

【曰。修證即不無。染污即不得。】

這兩句話很重要。明心見性了，還有沒有修證？還是有修有證。可是，如果你要有修證的見解，那就是染污。天天修，不著修行相；時時證，不作證果想，這是《般若經》裡面所謂三輪體空，這是非常非常之難得。所以六祖說：

【師曰。只此不污染。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。吾亦如是。】

你到這個境界，我也是這個境界。所以這幾位大師都是已經明心見性了，到曹溪來求印證的。所以一見面，當下就是以心傳心，當下就是以心印心。這個地方有兩句話，『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』，這兩句話很重要。我們求助佛菩薩的護念，「護」是求他保護我們，我們俗話說保佑，求佛菩薩保佑我們；「念」就是求佛菩薩不捨我們，念念不要忘記我們，這是一切眾生無不希求者。可



是要怎樣才能求到？要你這個心在境界上不染污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心在境界上常常染污，並不清淨，諸佛菩薩雖然護念，我們自己有障礙，就是佛菩薩神力加不上。如果我們自己身心清淨，一切境界裡面沒有污染，諸佛菩薩哪有不護念之理？後面這兩句就是六祖給他印證的話。你這樣的，我也是這樣的。他還有特別因緣，所以祖師在此地告訴他：

【西天般若多羅讖。汝足下出一馬駒。踏殺天下人。應在汝心。不須速說。讓豁然契會。】

由此可知，真正是所謂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這是講有個預言，這個預言是誰說的？是般若多羅尊者說的。這一個人是達摩祖師的老師，如果在印度的算法，達摩祖師是第二十八代，二十八祖，這一位般若多羅尊者他是第二十七代。他有個預言，將來在懷讓禪師座下，就是他的徒弟裡面有一個人，這個人就是馬祖，所以叫『馬駒』。『踏殺天下人』，這是說這個人有善根福德，又有殊勝的因緣，是一個了不起的法器，有特殊的成就。說『應在汝心』，這是教他應在你，你把這個事情記住，但是不必早說。懷讓禪師『豁然契會』，就能夠契入、就能夠體會。

這是我們介紹馬祖。懷讓是六祖的弟子，在禪宗裡面講，懷讓禪師這是第七代，能大師是第六代，他是第七代。他底下有一個學生，就是他的徒弟，就是馬祖，就是道一，他的法名叫道一，他俗家姓馬。他是禪宗等於是第八代的祖師了，所以人家稱他作馬祖。這個馬祖不是我們本省所拜的媽祖。本省所拜的媽祖是屬於龍王，是屬於神，鬼神。這個地方的是禪宗的祖師，他是我們中國佛教叢林的創始人，所以說他是「踏殺天下人」。換句話說，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，完全變成中國化就是從道一禪師。所謂是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，他們兩個人倡導建立叢林制度。

因為在以往佛門裡面的修學的確是散漫的，如果說得好聽一點，就是自由的，沒有任何的拘束。大眾聚集在一會，幾乎都是講堂。佛菩薩、祖師講經說法的時候，我們在講堂裡面上課，離開講堂之後，至於修行方面是各人做各人的，沒有大眾在一起共修的，沒有。大眾在一起共修就是從叢林制度開始。這個當然也有它當時時代的背景。因為在從前，每一個人的確是善根深厚，生死心切，大家都知道自己用功，所以不用別人來督促。可是佛教到了道一禪師這個時候，我們從六祖這個時代都能看出來，《壇經》前面我們看到，佛門裡面真正想向道的心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的純了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看到的是嫉妒障礙、爭權奪利，這種現象我們已經看到了。在道一禪師這個時候，當然這個風氣是愈來愈盛。換句話說，真正發心修行，人已經不多了。所以他就想出一個方法，不但我們聽經在一起，我們修行也在一起。

叢林等於說是一個佛教大學，好比以前是念私塾，非常之自由。現在我們正式辦學校，每一個人都要守規矩，這就所謂是依眾靠眾。我們跟著大眾，跟著團體，受團體的約束，叫依眾靠眾，提倡這樣的一個修行法。的確叢林是我們中國佛教的特色，叢林成就了許許多多的高僧大德。在叢林制度之下，不但出家人有正式的修學場所，有最優秀的導師來領導我們，來指教我們，就是在家的居士，同樣可以以居士身去住叢林。這在佛教史上面來說是一個很偉大的創舉。所以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他有這個預言，這個預言是實現了，是我們看到了。由此可知，真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。這也是我們前面所講，涅槃之樂裡面的覺法樂，對於一切法，過去現在未來都知道，沒有不知道的，什麼境界都不迷，這個是真樂。

叢林制度可以說在中國保持了大概有一千年。民國年間在大陸上，有叢林之名而無叢林之實了。到台灣來之後，我們佛教所呈現

的都是小廟的姿態，所以叢林已經見不到了。我學佛是在台灣學的，往年方東美先生常常提起，如果要想中國佛教再復興，那一定要恢復叢林制度。我聽他老人家說這個話聽了很多遍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方先生對於叢林制度非常的讚歎，他也很希望將來有一天，像以往的叢林制度再能夠在中國出現，佛教才能夠復興，發揚光大，利益眾生。懷讓禪師接受大師教導之後。

【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。】

他跟六祖十五年。

【日益玄奧。】

他的境界一天比一天好。

【後往南嶽。大闡禪宗。】

以後他也是去教化一方，他的因緣在湖南衡山南嶽這個地區，所以我們也稱他南嶽大師。

第九位是永嘉禪師，這是禪宗裡面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善知識。

【永嘉玄覺禪師。】

他的名字叫『玄覺』，『永嘉』是後人對他的尊稱。他是浙江金華人，就是現在的浙江金華，在過去隋朝的時候這個地方叫「永嘉」。我們對他特別的尊稱，不稱他的名而稱他故鄉的地名，這是對一個人最尊敬的稱呼，某一個地方出了這樣一個大德之人。像我們在滿清的末年，一般人尊稱李鴻章，不叫他的名，也不叫他的字，稱他為李合肥，他是合肥人，合肥這個地方出了這樣一個大人物。所以稱地名是最為尊敬的。在佛門，稱智者大師我們通常稱為天台大師，天台是地名，天台山。我們稱窺基大師，不稱他的名，稱慈恩大師，慈恩是寺廟的名稱，慈恩寺，這是說這個寺院裡出了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。這些都是尊稱，我們要曉得。我們稱永嘉大師

是對他的尊稱。這一位禪師：

【少習經論。精天台止觀法門。】

他是從小對於佛法的經論就研究，不但研究，認真的去修學。對於天台止觀法門，就是摩訶止觀，那是天台修行的方法，所謂是三止三觀，特別是一心三觀，他很有心得。可見得他這個修行是有年數了，積行有相當的成就。後來：

【因看維摩經。發明心地。】

這是講開悟，『發明心地』就是開悟，是由《維摩經》上開悟的。諸位要曉得，看經開悟跟聽講言下大悟是相同的，都必須要到心地清淨才會有這個現象。他精於天台止觀，在天台止觀上他有成就，得到了清淨心，所以在《維摩詰經》裡頭才大徹大悟。這是說他開悟的因緣，修學開悟的因緣。

【偶師弟子玄策相訪。】

『偶』是偶然的一個機會，六祖大師的一個學生，名字叫玄策，跟他遇到了，去拜訪。拜訪他：

【與其劇談。】

這個『劇談』就是長談，談得非常投機。

【出言暗合諸祖。】

永嘉大師的見解、言語跟歷代祖師非常接近，所以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。玄策就說了：

【策云。仁者得法師誰。】

你的老師是哪一位？這是問他的師承。你有這樣高明的見解，實在太難得了。永嘉就說了：

【曰。我聽方等經論。各有師承。】

他聽的經很多，他的老師也不少，都是有高手指點的。

【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。未有證明者。】

我在後來讀《維摩經》的時候開悟了。『心宗』就是禪宗的別名，也就是見性，開悟見性。雖然我自己覺得開悟見性了，可是我還沒有人能夠給我證明。這個時候玄策就告訴他說，就是對於他修學經過情形了解了。

【策云。威音王已前即得。威音王已後。無師自悟。盡是天然外道。】

這個『威音王』是佛在經典裡面告訴我們的，「此乃空劫初成之佛」。我們曉得，佛經裡面講這個大劫成住壞空，空了以後這就再成。所以他是空劫過去了初成，世界初成的時候第一尊佛。換句話說，這個世界以前沒有佛，他是第一尊佛。所以宗門，就是禪宗，裡面稱「向上」就是指威音那畔，這所謂是向上一著。『即得』，威音那畔即得，這個話的意思就是即得其宗旨，言古佛未出前可以。古佛已出之後，如果沒有老師給你證明，都叫做『天然外道』。當然永嘉大師也肯定這個話，也不反對，因為他經論讀得很多，他當然明瞭。他也很謙虛，所以他就說了：

【曰。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】

就請你給我印證好了。玄策就說了：

【我言輕。】

我人微言輕，縱然給你印證，別人不服。

【曹溪有六祖大師。】

這是他介紹，叫他到老師那裡去。曹溪有禪宗第六代祖師在那邊弘法利生，教化一方。

【四方雲集。並是受法者。若去。】

他說你要肯去。

【則與偕行。】

我可以陪你去。於是玄覺禪師：

【覺遂同策來參。】

玄策陪他一道到曹溪來參訪。

【繞師三匝。振錫而立。】

這個『繞』也是禮敬，右繞三匝，但是他沒有拜，『振錫而立』，他站在祖師的面前。「振錫」，「錫」是錫杖，振動錫杖，這個錫杖就有聲音，就站在那個地方。六祖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夫沙門者。具三千威儀。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。生大我慢。】

你這個態度顯得很傲慢，繞了三匝，到這裡來也不拜，也不行禮。『沙門』是指出家人，在中國這是出家人的通稱。它的意思，這是梵語，翻成中國意思是叫勤息，所謂是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痴」，這個叫「沙門」。因為他表現的是傲慢的態度，所以大師提出這個稱呼，就是息滅貪瞋痴這叫沙門，這是修行人。應當具足『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』，這是講戒律，應當要守戒律的規矩。你從哪裡來？為什麼顯得這個傲慢的態度？玄覺禪師就說了：

【覺曰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】

就說了這麼兩句話。這兩句話就是提出來請教老師印證他的境界。六祖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何不體取無生。了無速乎。】

這是六祖教給他，你為什麼『不體取無生』？能夠「體取無生」，前面講的無生法忍、寂滅忍，你要能夠體取無生的真理，就可以了脫『無常迅速』，就可以把這個擺脫掉了。禪師就說了：

【曰。體即無生。了本無速。】

『體』就是自性，真如本心哪有生滅？『了』是說一了百了，生死已無，還有什麼「無常迅速」可言？六祖禪師就給他印證了。

【師曰。如是。如是。】

這是已經開悟了的人到這個地方來求印證。

【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】

這個時候印證以後再拜老師，可見得他並不是傲慢，而是用這些態度求老師給他印證。這個時候具足『威儀禮拜』，就是按照規矩來拜老師。

【須臾告辭。】

沒有一會兒，他就向老師告假，他要回去了。六祖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返太速乎。】

你回去得太快了！

【曰。本自非動。豈有速耶。師曰。誰知非動。曰。仁者自生分別。】

這句句話都是機鋒話。六祖大師提出疑問，他就答覆，本來沒有動。像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「見心不動，見心不覓」，哪有遲速？遲速都說不上。六祖就說，『誰知非動』，誰知道？永嘉答得很好，『仁者自生分別』。這個『仁者』是稱六祖，你老人家可不要分別。祖師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汝甚得無生之意。曰。無生豈有意耶。師曰。無意。誰當分別。曰。分別亦非意。】

這個幾句話，這個問答，意境實在太妙了，很能夠啟發我們。希望我們在這個地方要多念幾遍，深深去體會這個境界。